

世界上,人人都有妈妈,连妖怪都是妖怪妈妈生的。

不,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,只谈肉骨构造的红孩儿。红孩儿貌似幼稚无害,但本领高强爱吃肉人。像所有妖怪一样,他打算半路打劫拿住唐僧清蒸白切或者红烧,然后请老爸爸老妈一起来美美地享用,然后全家长生不老。

熊孩子已经成了当代的一种异象。为何?每个熊孩子背后都有个熊孩子的妈。

普天之下熊孩子虽然多,多矣哉,但谁又能比红孩儿更淘气呢?这家伙假装幼稚引发同情心,抓走了好心眼儿的唐僧,把哪咤率领的一干天兵天将打回天上,又用三昧真火把齐天大圣熏昏过去。那是真正的无法无天啊。孙悟空天生异秉,吃了一大堆仙果仙肉,喝了好几坛仙酒仙水,把太上老君七七四十九天炼成的金丹吃豆子似的吞了一葫芦,练就铜头铁骨、火眼金睛,是火烧不痛,水煮不烂,雷劈不动的超级合金大仙体。可红孩儿愣是用烟熏法把他熏成了腊肉。

天大窟窿都被捅了,要说闯祸,谁比得上红孩儿?

红孩儿为何如此天不怕地不怕?因他老妈乃是孙悟空在菩提老祖跟前一起学习魔法的女同学、貌美如花的铁扇公主。铁扇公主武功不甚高明,但她有个大宝贝如意芭蕉扇。又是个护儿的虎妈,谁要对心肝宝贝红孩儿说点啥,立即吐出芭蕉扇就是一下子——暴风刮起,就算是仙啊神啊都能刮到十万八千里外。凡人刮一下连血肉都化成烟灰了。

女同学什么的是我的胡乱发挥,但有人认真考证,认为铁扇公主实是当年鸠摩罗什大师在龟兹国娶的龟兹公主。既然是得道仙

世有虎妈, 然后有红孩儿

叶开

子,应该早就没有什么喜怒哀乐了,可铁扇公主和牛魔王却一点修养都没有,一听说儿子出事,立即怒火冲天,连观音菩萨、天兵天将都一起打。有母如此,有父撑腰,孩子如何不熊?

红孩儿通常被描述成一个七岁左右大、挺着一杆红缨枪为祸江湖的熊孩子。其实,他年已三百岁,比你家大爷的大爷的大爷都要老三倍。红孩儿根本就不是个黄口稚儿,却还要在山里装嫩做小鲜肉,骗吃骗喝最后闹得天上地下一片乌烟瘴气,平山大王老爸爸牛魔王也被他拖下水,卷入了与天兵天将的大战中。

后来被哪咤变形金刚般骑在身上,砍下牛头,牛魔王脖子上嗖的又长出一个。哪咤连砍数十剑,牛魔王连长十几个牛头。然而托塔天王拿照妖镜把他罩住,他无论如何都逃不脱了,看看性命不保,赶紧跪地求饶。法力盖世的平天大圣牛魔王,被个熊孩子连累得差点丢了性命。至于铁扇公主,也在被逼无奈下,吐出芭蕉扇交给孙悟空。那孙悟空跳在空中,挥扇就扇了七七四十九下,上天普降暴雨浇灭了火焰山。

“虎妈”这个词流行开来,自然并不是因为总对着别人扇风,而是一种特殊的“争先恐后”成功学的畸形教育态度。这种教育态度是处处争先快人一步,绝不输在起跑线上,今后踩着别人尸体登上辉煌人生巅峰。这种“教育成功学”如此深入人心,以至于城市周末比工作日还要堵车——虎妈虎爸开车载着天才孩子,奔行在大街小道上,几门



假发中的真我

李君兰 文 陈大元 图

有人人生来基因强大,可以留一头让人艳羡的、如同瀑布般的长发;而有人,头上总资产屈指可数,每掉一根头发都让人颇为揪心——幸好这世界总有那么一些巧手,能如春泥护花般温暖人心,如同永青假发对头发稀疏者而言。永青假发起初名为“褚元兴梳篦店”,最初这店里卖的假发专供男子,卖的仅是清朝明之所需的假辫子。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走向衰亡,这店里假发的售卖对象有了第一次转型,转向向戏曲演员与有钱人家提供假发定做。当时,店里的老师傅练就了一门绝活儿,不仅可按顾客头型修剪梳烫成合适发型,还能为局部秃顶的市民定制片发,令人称绝的是,假发虽假,却不留丝毫配补痕迹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豫园商城以“永葆青春”之意将原本褚元兴的假发店命名为“永青假发”。虽改了店名,而当年老师傅的精湛手艺却传至今天,从开料、整毛、磅发、排发、截发、洗头,再到插发、卷发、烘发、刘海压坑、高车等,直至头皮制作、网帽制作、梳理、质检、做发型等,二十一道工序中,处处考验着技师的工艺。永青假发的光顾者已不再是当年的戏曲名家,更多的是病理性脱发患者。永青假发制作技艺成功申请市级非遗项目,假发不再单单是脱发者“遮羞”之用的道具,更多地成为都市“时尚一族”张扬个性、表达自我的配饰。



老闺蜜

翁杨

日久见人心,胜似手留情。20多年里,大家虽然各奔东西但始终保持每年几次的欢聚。这次相约一起去香港澳门旅游看中的就是乘慢火车,这样大家在一个车厢里热闹安闲,可尽情零距离交流。全专老同学相聚在一起,围着中心人物是“阿梅”。阿梅十多年前从上海石化去了美国纽约,因为哥哥带着母亲在那边扎根了,阿梅也想改变自己。

己。十多年来,她一直在华人饭店艰辛当差,每年只有2周的休假才得以解脱可以四周游玩。阿梅每3年回国一次,她说市区的亲人不在了,上海石化的小姐妹就是她的亲人。这次她回来最大的收获是小姐妹们把她海边的小房子重新装修过了。她住在装修一新的房子里欣赏着美丽的海景,感觉真好。她决定明年退休后,每年要在此长住些日子。“在美国我太孤单了,老了喜欢热闹。这些老同事老闺蜜可是我的生活维生素啊。”阿梅边说边要求相机多留下几张姐妹们亲热的照片。

今年春天,在顾村的樱花园中,看到了坐着轮椅赏花的顾阿姨,笑容像春风那样和煦。她说3位老邻居姐妹带上她一起游玩,真开心!

十多年前,好友从远郊调往市中心工作,欢送会上领导祝她早日找到几个知心好友。过了好几年,她感慨地说,我谈得来的,聚在一起开心的还是老单位的几位老友。想想还是母亲说得在理,“人过四十外交密友”。生病住院、国内外旅游、遇到喜事、麻烦事,第一时间想告知的总是那几个老

闺蜜。

好事分享,难事分担,这当闺蜜的可是责无旁贷。老闺蜜的老同事碰到了房产纠纷,急需法律咨询与法律援助,这不,一个电话几个好友立马聚集起来,纷纷出主意想办法,拟定最佳执行方案……

“老姐,明晚有空吗?我俩请你去大剧院听歌剧。”放下琐碎的家务活接到这样的电话就像是天籁之音。离开老单位好多年了,两位忘年交还常常制造这样的欢聚。由此想到生活中真正的闺蜜是不会嫌你年老色衰,嫌你无权无势,不会在乎你的絮絮叨叨、婆婆妈妈,她们总会无怨无悔陪伴左右。父母在乎孩子飞得高不高,而闺蜜在乎的是你快乐不快乐。最近热播的《欢乐颂》为啥收视率比较高,就是触动了“闺蜜”这个话题。你有好闺蜜,你的生活就充实快乐,远离负能量。



老板与雇员

司享

在美国的一些公司内,老板对忠于公司、工作努力的优秀雇员往往开玩笑地称其为Trojan(特洛伊人),也有公司将内部的刊物起名为《Trojan》。这个比喻来源于古希腊诗人荷马(Homer)的诗,荷马称赞生活在小亚细亚古城特洛伊的特洛伊人忠于职守、工作勤奋。

而雇员对自己的上司则一般称为boss(老板),boss源于荷兰语bass,

是主人的意思。有时,老板们亦被称为 brass hats 或 top brass。据说十九世纪时英国军队中的军官们在帽子(hat)上佩戴由金光闪闪的黄铜(brass)做成的栎树叶片,这些军官被人称为 brass hats,或是 top brass;上世纪40年代这两个称号又扩大至军队中的文官;1945年,美国费城的一家报纸将其用到有地位的警官身上;后来又扩大至对大老板的称呼。但一般雇主们都乐于接受被称为 boss,虽然 brass hats 或 top brass 没有侮辱的意思,但也不是尊敬的称呼,因此一般的雇员也不会这样来称呼他们的老板。

“面包会有的”

连俊

根据国务院关于《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》文件精神,上海市于今年一月起建立“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”和“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”实施细则,最近即将落实,广大残疾朋友欢欣鼓舞。

笔者为肢残人一级重残,生活完全离不开家人和保姆的护理,保姆的工资越来越高,几乎成了压垮我家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这次我是“二补”政策的受益者,很高兴。自数月前知道有“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”后,我就一直翘首以盼。现在,终于如愿以偿。

“二补”是补短板,自然有一部分不是“短板”的人就补不到了。于是,在残疾人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,有的感恩,有的不悦,有的开心,有的不爽。我说,我们残疾朋友应该有个大心脏。残疾人分5种类型,有盲人、聋人、肢残人、智障、精神等,有困难的、重度的,政府“因人制宜”给予不同情况的人不同的补贴,这是精准助残,我们应该为每一项为残疾人谋福利的政策欢呼,为每一个残疾人得到实惠而高兴。

长宁区残疾人读书会会长戴国柱先生说:我残疾级别是三级,不属于这次补贴政策范围,但我想,随着国家的富强,“红包”一定会惠顾到我,我耐心等待。有人讽刺我说,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,思想好啊。我听了以后不以为然,难道去争、去吵啊。我总觉得,作为一个残疾人眼光要看得远一点,相信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的政策会不断完善,相信有了“0到1”的突破,后面的“2”和“3”早晚肯定也会来的。

残疾朋友,别着急,“面包会有的”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跑起来, 把“失眠”赶走

菟丝花

为了打发失眠的无聊和痛苦,躺在床上,除了玩手机,还是玩手机。长此以往,失眠没治好,他又开始吃喝肩膀疼,脖子疼,胳膊麻(木),手指麻(木)。讨厌的是,他的“挑灯夜作”害己也害人——受他的影响,我的睡眠质量也开始大打折扣,也一脸菜色起来。

没有爆发跑步潮,不是因为跑步这项运动太无聊,恰恰相反,是它太奢侈。”因为,“这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运动,需要每天拿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和精力去户外践行。”虽然老公也一度想放弃,可是一想到失眠的痛苦,想到小家庭的稳定,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

偶然的,老公结识了一帮“跑友”——家附近公园里的一帮晨跑的人。加入他们的组织后,老公也开始了自己清晨五点多就到公园“丈量”土地的运动。每一件新鲜的事情背后,都会伴随着痛苦,是身体和心理上的各种极限挑战。就像某位专栏作家说过的:“以前的中国主流人群

需要每天拿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和精力去户外践行。”虽然老公也一度想放弃,可是一想到失眠的痛苦,想到小家庭的稳定,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

因为坚持,老公还跟他的跑友们参加了多次马拉松比赛,在刚刚结束的一次马拉松赛上,他们还登上了报纸的版面。好吧,他终于也“因祸得福”。不过,荣誉是次要的,主要的是,他的“失眠症”居然不治而愈。现在的他,生物钟正常得不得了,是“早晨从五点开始”的模式。

